

开学季随想

□李世远

开学季,准大学生们携家长在大超市、专卖店狂购入学的装备:笔记本电脑、手机自然成为标配……衣服、鞋子、拉杆箱之类生活用品,一应俱全,应有尽有。一些考上心仪大学的孩子出手更阔绰,专选名牌……家长也不差钱,为鼓励孩子,甘愿掏腰包,爷爷奶奶也以各种名义,拿出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奖励。

目睹此情此景,忆旧情绪油然而生,我的思绪顿时穿越到50年前。当年我上大学的情景,像看电影一样,一幕幕浮上脑际。现截取几个片段和年轻朋友分享,也许不无益处。

我是上世纪60年代,三年(1959、1960、1961)最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考入大学的,那时生活苦不堪言,虽过去50多年了,但是铭心刻骨,终生难忘。

9月1日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,到省城一所大学报到。我的行囊简单极了,一床被子,一件小棉袄,用包袱皮一包,学习用具嘛,是高中用过的钢笔。就这些,用手一提,说走便走。

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。那时,考上大学的人,十里八乡也难有一个。子女考上大学,父母自然高兴,像儿娶女嫁一样,倾其所有,为孩子打理行装。我的父母为我作准备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。父母商量着要为我做一床新棉被、一件新棉袄。父亲负责筹钱,母亲买料做成成品。

筹钱的路有两条,一是家家都有的“鸡蛋银行”,鸡下的蛋,谁也不让吃,攒在一起拿去

卖。二是指望那棵大槐树。我家那棵大槐树,两个人才能搂过来,前年让生产队打农具用了,约定到非用钱不可的时候,到队里支取。上大学正用钱,父亲去支取时,队长总是说没钱。父亲白天找,晚上催,跑断腿,磨破嘴,队长也不开口给钱。直到开学前,父亲发了一次大火,队长才好歹给了20块钱。

这可难坏了母亲,没钱没法买,有了钱也买不了。那时,无粮票没饭吃,无布票没衣穿。因为物资匮乏,各种物品全都实行票证制。那年,每人布票三尺三,如果给我做新被子新棉袄,全家人的布票凑在一起也不够,母亲难为得唉声叹气,一脸愁云。思来想去,眉头一皱,终于有了锦囊妙计。没有新的,就穷打发。

在高中盖过的被子,已拆洗晒干叠好,被面、被里、被套全是旧的,有些地方不加补丁没法盖。母亲从过去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包中找出几块大的布块作补丁,因为颜色和原来的被面被里不一样,为了求得表面上美观,在缝补时还真下了一番功夫。母亲先将一块块补丁贴在被里被面靠棉套的那一面缝好,然后再铺上棉套。套被子本来粗针大线缝合就好,但母亲觉得千里迢迢,远离家乡,年轻人睡觉不老实,针脚大了,早晚会把引钱缝断,面、里和套会分离,男孩子又不会使针线,怎么盖,所以母亲一针一线、仔仔细细,加心用意。母亲的手工很精巧,套好的被子翻过来瞧正过去看,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,很难找到补丁的痕迹。

母亲又翻出拆洗好的小棉袄,左看看,右瞧瞧,棉花、里子虽旧还凑合着用,棉袄面已破旧不堪,没法再补了,怎么办呢?母亲又翻箱倒

柜,找出一件带大襟的红缎子褂,那是她出嫁时娘家陪送的。到供销社买回一包黑色染料,放在温水里融化后,将红褂子放进去,不停地翻动,使其上色均匀,一会儿取出,红色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红褂子变成黑的了,然后再放入清水里漂洗两三遍,晒干,用它改做了一件棉袄面。母亲千针万线缝好,俨然新的一般。

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聚齐,打开行囊,铺上床铺。来自产棉区的同学,两床被子,被、褥都是新的,越冬时有大衣、小大衣。来自我家乡的同学,只有一床被子,一件棉袄。团委书记来宿舍看望新生,一眼就发现地区差,立即让人给我们送来了草褥子套,说,你们那儿不产棉花,去千佛山下割草,晒干后装上,比褥子还暖和。

几个同学一块去千佛山下割草。途经一块刚收完的地瓜地、萝卜地,发现有落下的手指般粗细的地瓜根、萝卜根,如获至宝,顺手捡起,两手一拧,拧掉泥土,便送到嘴里嚼起来。割了山草,捆成捆,每人背一捆回校,在宿舍楼附近的空地上摊开晒。回宿舍经过食堂,工人们正将从卡车上卸下的麻袋一麻袋瓜干运往仓库,卡车开走了,地上撒满从麻袋口逸出的碎块块,一群大学生正围在那儿捡拾,有的边拾边往嘴里放。

山草晒干了,把草褥子装得鼓鼓的,躺上去,喧腾腾的,真舒服。待压实了,趁晴天拿出去一晒又晒起来,它伴随我四个冬天,暖身又暖心……

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艰难困苦,育汝于成。幸福非天降,饮水要思源。若蹉跎岁月,将一事无成。

(作者系枣庄九中教师)

□赵作成

风从窗外轻轻地吹来,我闭上眼睛,任由微风吹在身上带来一丝丝凉意,深深地吸上一口,让我在脑海一闪,对秋天大自然变化的追忆。

时光流逝,昔日的乡村秋夜依然牵动我的心,那是在上学的时候,随着老人拿山子席来到村口纳凉,那时乡村整个村庄笼罩在月色宁静中,偶尔的狗叫都传的很远,夜色茫茫,蟋蟀再鸣叫,小鸟唧唧的叫,秋色的乡村,夜晚真美好,老人谈古论今,教育儿女诚实做人,老老实实做事。乡村的后面有一条古老小河流不断,一放学我和几个同学到溪边游玩,河水的水清澈透明,各种的小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荡,当夜晚来临牵着牛羊的村民,急忙的往家走,推着装满收获归来的车子,大豆、谷、玉米等,在外觅食的麻雀成群向村里的树木飞来,整个村庄一会变得宁静。

田野的萤火虫,在晚上忽闪忽明飞来飞去,跟着人走,非常稀奇好玩。乡村的夜色是那么的幽静,岭在地上静静地躺着,像是婴儿睡在娘的怀中,幽静中,排期许多神秘,乡村那时没有路灯,泥泞路,老人们抽着烟在大街上走动,喂牲口,串门都摸着黑,大婶、大娘们还要把第二天的糊涂面、猪食给轧出来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庄稼的清香,老汉的旱烟味,牛羊的粪便的气味,身边传来了牛羊叫声,吱扭扭的轧碾声,姑娘在水边的石头上“梆梆的捶衣声”组成了乡村里的特有生活协奏区。

从前窗中透出微弱的灯光,好像是水中的月亮。突然一天夜里“梆梆的声音”响起,将我惊醒,一声高过一声,凄惨的叫声划破幽静夜空,“孩子回家,快回来吧”……阵阵敲击水瓢的声音和喊叫声,惊动着乡村的夜空,乡村的狗也大声嚎叫了起来,让人害怕惶恐,原来是村中一家的孩子洗澡淹死了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敲打着水瓢,喊着孩子的乳名在招魂,希望孩子能起死回生。

乡村的夜空,幽静而又充满着活力,也充满神秘,夜晚天上的星星也跟着发出光走来,天天星星与大地走的那样近,好像是一对说着悄悄话的情人,有意在躲着月亮的光芒,静听着佛晓地鸡高叫声。

现在我在城市繁华的小区住着,每当夜晚走在小区的路上,在月色、灯光下,总会想起我对乡村的秋天夜色记忆,对那幽静的村庄秋夜神秘而向往。

(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秋天夜晚回忆

□宫凤华

霜落柿子红

“色胜金衣美,甘逾玉液清”。在平实而温煦的秋天里,故园的柿子香总是乘着一阵秋风飘进我的心扉。

早年间,母亲在庭院里栽种的柿子树,如今已是碗口粗细、枝繁叶茂了。它斜立在清亮的卤汀河边,筛风弄月,自在妩媚。夏天枝叶遮天蔽日,秋天,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,霜降时分由橘黄变成通红。满树的红柿子灿烂地微笑着,一盏盏红灯笼照耀着农家小院,秋天被它们渲染得格外妖娆。

寻常的日子里,我们总是站在柿树下仰望。夕阳光染在母亲深蓝的布衣上,如镶了一层锦。柿子树如同点燃的红烛,照亮了我们迷朦的双眼和缤纷的向往。

中秋时节,母亲不断地念叨着柿子有没有黄熟。母亲摘下半熟的柿子焐得透熟后,就以一种秋天的姿势送给四邻亲友,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。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树,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孙,眼里射出奇异的光彩。

我们欣喜地剥开柿子皮,放在嘴边,轻轻一吸,柿汁就进入口中,满嘴的软甜、绵润、滑滋在舌蕾上绽开;那深藏腹中的软核,光润酥软,嚼起来是美滋滋、滑嫩嫩,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

“白露打核桃,霜降摘柿子”。柿子香甜,但采摘柿子却

不容易。多为身手敏捷的小伙子爬上树,蹲在枝杈间,将够得着的柿子摘入腰间系着的袋子里。最后再用绳子放下来。有时用柿兜摘。它的前端有一个小叉子,叉子的下方有个布袋,用叉子叉住柿子的蒂儿旋转一下,柿子便掉入布袋里。

有些柿子结在很高的枝头上,倔强地翘首于枝巅,色彩灼灼如火,格外抢眼,如吉祥的灯笼,照亮秋末的寂寞和萧索。刘禹锡《咏红柿子》诗:“晓连星影出,晚带日光悬。本因遗采掇,翻自保天年”把这种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。

母亲做的柿饼特甜特香。先选色泽金黄、萼尖薄黄的柿子,用刨子刨净外果皮,保留接近柿子萼盘和果梗的梗皮。然后将刨净外皮的柿果摊放在院子里曝晒,再用手轻轻地捏成扁圆形。霜降前后,将柿饼摊放在凉爽的地方,使柿饼糖分外溢,其表面出现白霜即成。尝一口,肉肥而甜润。

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小院子里的桑木桌旁,剥食着鲜嫩的菱角和芡实,品尝着母亲做的柿子饼,整个院子,氤氲着柿子淡淡的香味儿。小院的秋夜格外静美,那密密的柿叶滤着月光映在地上,是清简的素描。小院里的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,静静地弥漫开来,笛声一样悠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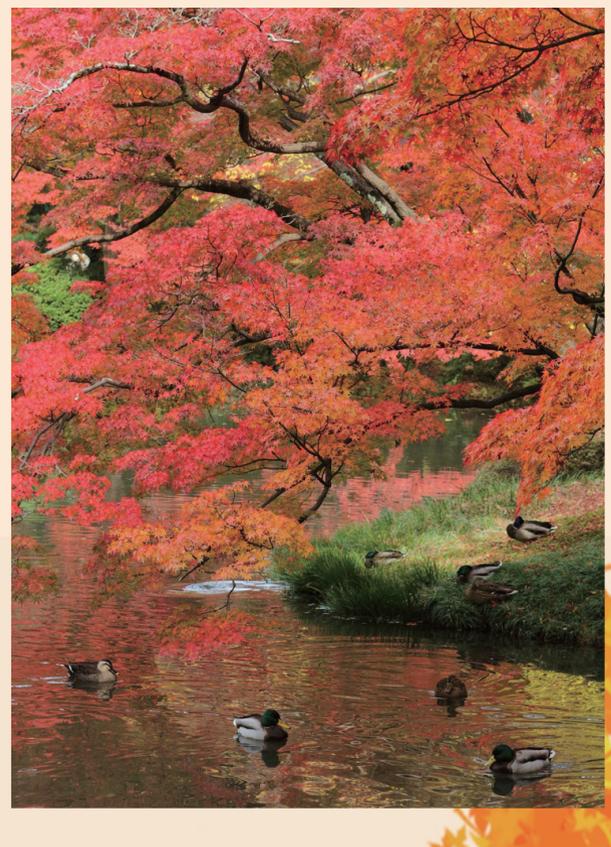
而今妻子擅做软炸柿子。将柿子去皮,捣碎,成柿子果酱。然后加入面粉混合均匀,搅拌成橙黄色湿性面团。将枣泥、果仁、黑芝麻粉混合,作为馅料。最后将馅料包入面团中压扁,放到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即可。我们吃得齿颊生香,不忍卒筷。

柿子,色艳味美,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厚爱:唐代白居易有“柿树绿阴合,王家庭院宽”之赞叹;唐代李益留下“柿叶翻红霜景秋,碧天如水倚红楼”的佳句;国画大师齐白石喜画柿子,因其与事、世、市等字谐音,寓意吉祥。柿子以没骨画出,叶筋和枝杈勾勒较淡,凸显叶片中的柿子。画作构图饱满,色彩热烈,显示出一种喜庆、乐观的情绪。

秋意浓浓,徜徉街头,凝望水果摊上火红的柿子,顿感萧瑟的寒秋有了暖意,缕缕乡愁袭上心头。是啊,在这弥漫着轻愁的秋天里,望着红灯笼似的柿子,我总想起故园的那棵朴茂的柿子树,想起远去的平和而温馨的乡村生活。

(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文学爱好者)

《悠游红叶下》
朱文杰 摄



帝豪 带给你焕然一新的舌尖体验

帝豪天赐酒和帝豪T9这两款高档酒,自上市以来就备受关注。2015年国际酿酒大师赖高淮先生亲临酒厂,对帝豪天赐酒和帝豪T9的品质、口感进行反复研究,提出了升级建议,确立了“品质至上,以味制胜”的方案,从消费者口感角度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淡雅概念,树立独具一格的新口感。在研制过程中,82岁高龄的赖高淮先生针对本地地域特点,结合自己的毕生经验,亲自到地下酒库中,从万吨原酒中甄选出最优质的原酒,在实验室里他亲自动手化验各项技术指标、修正技术参数,为帝豪天赐酒和帝豪T9倾注了不少心血,经过多次品鉴并得到认可后,终于将这两款酒重新推出市场。市场反馈认为这两款酒酒体柔和纯正,酒味绵甜淡雅,回味悠长。

新品质 老品牌

山东帝豪酒业有限公司

本报地址:市中区图书馆院内 邮政编码:277101 摄影部邮箱:szxbsyb@126.com 本报以《枣庄日报》C版形式发行免费赠阅 印刷:枣庄日报印务中心

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

总编辑 褚洪波
编辑部主任 王晓琛